



圖一 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 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藏

遺落的少作

郎世寧來華前所作油畫

劉宇珍

此次「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展出兩幅巨型油畫，借自義大利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據信為郎世寧來華前的作品。這兩幅郎世寧名下的油畫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怎麼到養老院去？是否真出自郎世寧之手？為何來到臺北？對此次特展又有什麼樣的意義？本文將簡單介紹學界對郎世寧的最新研究成果，並討論郎世寧早期油畫作品對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意義。

不少人直到這次「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才知道世上居然流傳著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來華之前的油畫作品。布置在第一單元「來華前後」展廳的兩件大型油畫，一幅描繪耶穌坐在井邊，與前來取水的撒瑪黎雅婦人論道（圖一）；另一幅則描繪多俾亞與大天使拉斐爾在旅途中遭到巨魚襲擊的故事。（圖二）前者出自

《新約》〈若望福音〉，後者則出自天主教《舊約》中的〈多俾亞傳〉。它們都來自義大利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Pio Istituto Martinez, Genova, Italy），與養老院其他六件尺幅相當的油畫一樣，俱無名款，卻均歸屬於郎世寧名下。它們在什麼時候被認定為郎世寧之作？又成於何時？怎麼會由養老院來收藏？我們有必要認識這些作品嗎？

歷史的缺塊

過去對郎世寧來華前的生活與事蹟其實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生於義大利米蘭，一七〇七年於熱那亞（Genoa）加入耶穌會，在該地完成為期兩年的耶穌會初學士修習後，便假道葡萄牙，前往中國。因其畫藝精妙，委託者眾，在葡萄牙滯留多時，直至一七一四年才真正搭上前往中國的船隻，於次年抵達北京。郎世





圖二 多俾亞與天使拉斐爾 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藏

寧在葡萄牙期間曾為耶穌會科英布拉（Coimbra）初學修院的禮拜堂作畫，後在里斯本為葡萄牙皇后（Maria Anna of Austria, 1683-1754）的兩名子女（Infanta Barbara, 1711-1758; Prince Pedro, 1712-1714）繪肖像。然這些線索多來自相關書信（Musillo, 2006: 15），並無實際畫作為證。

第一個認真尋找郎世寧存世油畫的是美國學者劉兆慧（George R. Loehr, 1892-1973）。（註一）劉氏為燕京大學西洋語文學系教授，於羅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四〇年以義大利文出版《郎世寧傳》，首度言及郎世寧在熱那亞為初學修院所作的兩幅祭壇畫，並指其藏於熱那亞馬丁尼

因應清宮中的帝王品味與畫院製作的工序與分工。這些問題，不僅在材料上無從追考，且在「中」、「西」藝術傳統含混判分的框架下，似乎也沒有再細究的必要。

近年的研究卻在這個問題上有了突破。目前在佛羅倫斯藝術史研究所與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in Florenz, Max-Planck-Institut）從事博士後研究的馬可·馬西羅（Marco Musillo），發現郎世寧不只為熱那亞初學修院作了兩幅祭壇畫，還為其食堂繪製八幅油畫，現皆收藏在馬丁尼茲養老院，並以此為其二〇〇六年博士論文的核心內容。因其論文並未公開，且以英文撰寫，下文將簡單介紹並補充馬西羅之論證與引用文獻，以俾國內讀者參考。（註四）

文獻足徵

根據馬西羅研究，確有相關文件指出郎世寧曾為初學修院的食堂繪製油畫，只是訊息正誤相淆，相當難蕪。最可靠的材料，來自於較郎世寧

稍晚、亦供職清宮的西洋畫士潘廷章（Giuseppe Panzi, 1734-1812以前）。他曾於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信當時熱那亞初學修院長索拉利神父（Fr. Giuseppe Solari），信中言及郎世寧，稱之「此即繪製貴院食堂名畫之人」。可知郎世寧不僅曾為熱那亞初學修院的食堂作畫，其畫作亦小有名氣。（Musillo, 2006: 58）

在此之前，熱那亞已有旅遊書提及初學修院食堂裡的畫作，如拉提（Carlo Giuseppe Ratti）一七六六年所撰者。只是拉提在這個版本中，誤將食堂裡的畫作認定是「凡吉耶」（Venghier）修士所為。然他在「一七六八年的修訂再版中主動修正，謂先前的訊息有誤，這些畫作應是耶穌會一郎姓（Castiglione）修士所繪。此修士「曾在初學修院工作，繪製聖依納爵教堂裡的聖依納爵像，也為食堂作了幾幅畫。又於南、北美洲工作好一段時日，最近以高齡逝世於中國首都」。這段描述確認了食堂油畫的作者身分，卻也摻入許多令人困惑的訊息。如郎世寧從未在美洲服務，

茲收容所（Pio Rivoero Martinez）。後又提到郎世寧在科英布拉所裝飾的聖方濟波濟亞禮拜堂（Chapel of St. Francis Borgia），現雖為科英布拉大學醫院，其天頂、壁間仍有八幅畫作留存。（註二）然熱那亞的二幅祭壇畫目前下落不明，科英布拉的畫作又風格歧異，似非出自同一人之手，難以判斷。（註三）郎世寧來華前的畫風，可說無法追索。

而我們今日對郎世寧畫風的理解，多根據其來華之後的清宮製作。其畫上所呈現的光影、空間、層層暈染，及對物象質感光澤的如真描繪，因有別於傳統重視筆墨意趣的中國式畫法，似皆可籠統歸之為「西洋畫法」。此籠統劃分的「中」、「西」之別，深深影響人們看待郎世寧的方式。故對郎世寧畫作的正、負面評價，從「有中有西」、「非中非西」，而至「不中不西」等，雖各有擁護者，卻都離不開「中」、「西」兩端的分與合。然郎世寧的「西」究竟從何而來？他原本的繪畫訓練為何？這樣的訓練背景，又如何幫助他

文中的聖依納爵教堂（Chiesa di S. Ignazio）也非郎世寧當年生活的初學修院。該教堂成立於一七二三年，作為耶穌會初學修院之用。或許郎世寧在熱那亞期間繪製的祭壇畫與食堂油畫，隨著初學修院的遷徙，搬入新建立的聖依納爵教堂。（註五）

一七七三年教廷解散耶穌會，所有的畫作似於此際移出教堂，搬至距教堂僅幾步之遙的避靜所（Casa di Retiro，指從事「避靜」之處）。據阿里澤里（Federigo Alizeri）一八四七年介紹熱那亞藝術品之書，此避靜所食堂裡除有十七世紀前半著名畫家卡斯特羅（Bernardo Castello, 1557-1629）的作品外，還有：

八幅在牆上，及其他幾件在走廊與樓梯間的畫作，描繪耶穌生平，然不知何人所為。拉提旅遊書中曾言及聖依納爵教堂（遭禁之耶穌會的初學修院）食堂中的數幅畫作，皆由一郎姓（Castiglione）耶穌會俗家修士（譯注：或譯「輔理修士」）所繪。我並非輕易斷言藝術品作者之人。然這些畫作可能是在

給基督聖體教堂之信，引阿里澤里之書，認定這八幅畫作應是「某位郎姓（Castiglione）耶穌會俗家修士所繪油畫，曾放在耶穌會避靜所，更早前則置於聖依納爵教堂」。該信又據諾斐勒（Novella）一九二九年旅遊書「馬丁尼茲收容所」條目所載：「壁上畫作繪聖經故事，乃由耶穌會一名為安東尼歐的郎姓神父（Fr. Pier Antonio Castiglioni）所繪，原在現已廢止的聖依納爵教堂」。由是可知至少在一九二九年，這些畫作便已懸掛於養老院中。法拉貝提遂據此認定此八幅畫作應屬於馬丁尼茲養老院。第二封信則是次年基督聖體教堂去函養老院告知此事，並請他們前來領取畫作之信。



圖五（前排左起）拉格馬西諾、Aurelia Costa（修復師）、何傳馨副院長、林國平處長；（後排左起）謝俊科專委、郭鎮武副研究員 王建宇攝

這樣的文獻佐證當然不盡完美。潘廷章與郎世寧曾為清宮同僚，其謂郎世寧曾為熱那亞初學修院食堂作畫，固較可信，之後的文獻卻正訛相雜，難以認定。細辨之，舛訛之處多為畫家之生平事略，如拉提誤以為郎世寧曾至美洲，而諾斐勒錯識其身分為神父（註八）；然這批畫作來自聖依

納爵教堂的說法，卻始終如一。諾斐勒誤認畫家之名為安東尼歐，或許與阿里澤里一書將這些畫作的風格比擬作原名亦為「安東尼歐」的柯列喬有關。對照養老院畫作上戲劇性的明暗處理，觀者不無可能將之聯想為追摹柯列喬之作，這或許也說明此批畫作很可能便是阿里澤里當年所見。而諾



圖四 馬丁尼茲男爵雕像 何傳馨攝



圖三 馬丁尼茲養老院外觀 何傳馨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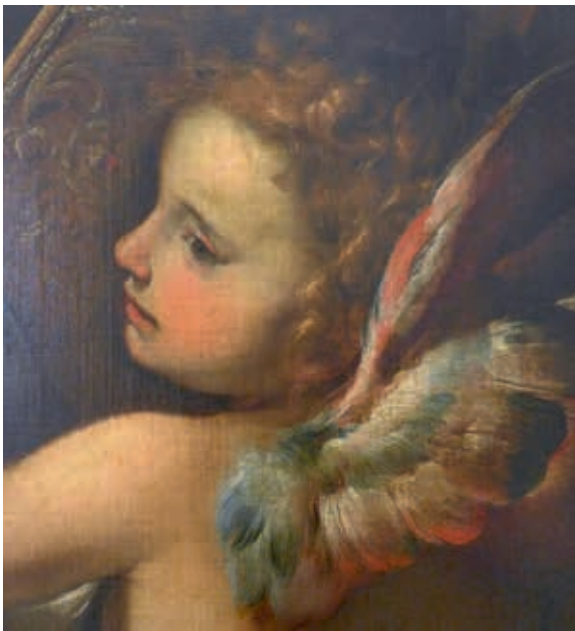
教堂廢止後才搬移至此，為數甚多，且出於同一種不知名風格，故我相信它們應是此人所繪。無論如何，這些畫作顯然是由一位以無比熱情極力追摹阿雷格里（Allegri）之美與明暗法的畫家所為。他甚至盡其可能地偷用其概念，非僅是摹仿，而到剽竊的程度了。（Alizeri, 1847:277-278; Musillo, 2006:60）

丁尼茲男爵並無子嗣，生前極為吝嗇，身後卻將大部分遺產捐為慈善事業之用，而成熱那亞一地最慷慨的慈善家。這批油畫或許原為馬丁尼茲男爵的收藏，而於養老院成立後交歸院方所有，然現已無人知曉它們進入養老院的時間。養老院負責人拉格馬西諾（Luigi Lagonarsino，圖五）表示，養老院在一九五〇年代忽收到公共部門來函，請他們領回這些畫作，才發現有這批財產。原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熱那亞當地許多藝術作品被公部門集中藏匿，躲避戰火襲擊，戰後再發還原收藏單位。

流傳有緒

這八幅畫，至遲於一九二九年以前已歸馬丁尼茲養老院所有。養老院創立於一八九二年，原名馬丁尼茲收容所，於一九九〇年代整修後，改名為馬丁尼茲養老院（圖三），乃依馬丁尼茲男爵（Giovanni Martinez, 1793-1876，圖四）之遺產與遺願所建。馬

然這八幅油畫，卻錯還給聖弗圖索教區的基督聖體教堂（Chiesa del Corpus Domini, Parrocchia di S. Fruttoso），距養老院不遠。現存兩封信件可為畫作歸屬之依憑。（附錄一、二）此二封信件從未公開，亦不見於馬西羅的博士論文，現養老院同意交與本院發表。一是九五五年由熱那亞市政府藝術局（Belle Arti, Comune di Genova）法拉貝提（Giuliano Frabetti）博士寫



圖九 波卡契尼 聖巴那巴 局部 約1606年 Castello Sforzesco Milan

派前往中國教區的初學修士」身分註冊 (Musilio, 2006: 14)，可知郎世寧乃是耶穌會特意挑選至中國的繪畫人才；他的畫藝訓練，必在加入耶穌會前便已開始、甚至完成。則其最可能的學藝地點，應即是其成長之地——米蘭。

馬西羅以為，養老院畫作的確可見當時米蘭視覺環境的影響，並反映了十七世紀三個世代米蘭畫家的畫風。如養老院畫中對於衣料質感的描繪，與人物手勢、姿態的安排，與米蘭第一代如波卡契尼兄弟 (Camillo Bozzetti, 1640-1715) 的畫作。故從活動時代來判斷，養老院畫作與郎世寧少年時代的米蘭地區關係匪淺；換句話說，這批在熱那亞流傳已久，並承襲米蘭十七世紀前半畫風的無名氏之作，極有可能為郎世寧所繪。若然，亦可據此推測郎世寧可能於阿比亞提的作坊習畫，而非從學於過去學界所認定的波佐。(Musilio, 2006: 83-99)

馬西羅自文獻、題材、畫風等面向考察，搜佚鉤沉，重建郎世寧家世、派遣中國的脈絡，及其來華前的師承與畫風，對於郎世寧整體畫業的認識，可說是一大突破。雖因材料的限制，未能百分之百證明養老院之畫作必定出於郎世寧之手，然在其排比分析之下，這批畫作，亦應是個與郎世寧同時代、具有相似習畫背景，且與熱那亞初學修院有類似關係的畫家所為。以此逆推回十八世紀，這樣的人物，恐怕也只有郎世寧。在存世沒有其它郎世寧油畫作品時，這批畫作實可讓我們具體想見其可能畫風，直可將之視為真蹟看待。

老筆與少作

為對郎世寧畫藝有整體認識，亦反映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特向馬丁尼茲養老院商借兩幅郎世寧名下畫作展出，使老筆與少作，同聚一堂。此亦為這批油畫的世界首展。養老院本非典藏展示單位，並無公開藏品之必要，前此亦無任何與博物館往來、借展的經驗。其事之成，實有賴其負責人拉格馬西諾不憚勞煩，傾力促成，及光啓社義大利籍神父蔡明



圖八 亞伯拉罕與莎拉 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藏 作者攝



圖七 先知以利亞之夢 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藏 作者攝



圖六 耶穌受試探 熱那亞馬丁尼茲養老院藏 作者攝

風格來源

是以除文獻考據外，馬西羅又針對畫作之題材與風格進行檢視。除此次借展品〈耶穌與撒瑪黎雅女人〉(Jesus and the Samaritan Woman)、〈多俾亞與大天使斐爾〉(Tobias and the Archangel Raphael) 之外，其他六幅分別描繪〈以馬忤斯的晚餐〉(Supper of Emmaus)、〈耶穌受試探〉(Temptation of Christ)、〈先知以利亞之夢〉(Prophet Elijah's Dream)、〈瑪撒與默黎巴〉(Massah and Meribah)、〈亞伯拉罕與莎拉〉(Abraham and Sarah) 與〈聖母之護祐〉(Intercession of the Virgin) 等。(圖六～八) 馬西羅以為〈聖母之護祐〉在構圖與風格上與其他七幅不同，應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又因耶穌會強調圖像潛移默化之效，初學修院食堂裡的畫作，當可與其環境配應，以俾初學士修習。馬西羅遂進而考察前七幅的題材，發現皆可與聖餐禮相關聯，則此七幅畫作，原先極有可能為食堂而繪製，使初學士用膳時不忘冥思耶穌與使徒用餐的情

境。(Musilio, 2006: 61-75) 然此七幅作品雖在風格上自成群組，卻是郎世寧油畫作品的孤例。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重建郎世寧可能的畫藝訓練，便顯得格外重要。過去人們常因郎世寧參與編纂的《視學》一書，採用巴洛克畫家波佐 (Andrea Pozzo, 1642-1709) 知名的透視學著作插圖，而認為郎世寧從學於這位主要活動於羅馬的大師。然郎世寧雖曾於書信中自況為「波佐的追隨者」，卻不見得是其門徒。根據李啓樂 (Kristina Kleutgen) 的研究，《視學》中所採用的歐洲插圖，來源龐雜，波佐之書只是其中之一罷了。(註七) 而馬西羅則根據教會為郎世寧所作的行狀 (Memoria Postuma) 與初學修院的註冊資料，尋繹郎世寧可能的家世與學習背景。據其行狀，郎世寧乃「生於古城米蘭之名門」，「長於父系之家」，並「於當世著名的大師指導下積極學畫」，「十九歲於熱那亞加入耶穌會」。(Musilio, 2006: 18) 當時耶穌會正努力尋找送往中國的畫師，郎世寧進入初學修院時，即是以「指



圖十 熱那亞街景 作者攝



圖十一 〈多俾亞與大天使拉斐爾〉局部

面猶存有讓人誤以為是石雕建築立面的視覺錯視畫（trompe l'oeil）時（圖十），一定覺得郎世寧筆下的通景畫，其來有自。（註八）同樣地，當我們更貼近理解郎世寧的畫藝根源時，其所具備的「西法」，才不再只是含糊區分、刻板印象中的「西法」，只代表能夠運用透視、光影及立體寫實的能力；而是十七世紀巴洛克藝術下特定的地區風格，為強調戲劇性光線效果而不惜使筆觸粗率破碎、使明暗色彩交界處輪廓模糊的畫風。（圖十一）而它們與郎世寧來華後作品的顯著差別，適可說明清宮氛圍對他原本畫風的限制，及其所經歷的大幅調適。

然除了突顯清宮品味與歐洲畫風的差異性、或關注郎世寧在華的調適脈絡之外，熱那亞油畫亦可引領我們思考異文化交會時彼此間的相容之處。（註九）近年討論中國與異文化交會的議題時，多採取不強調主從、而列舉其間不同文化元素的「文化區間」取向（intercultural approach），其目的即在減少對異文化含糊籠統的

關聯性；然老筆與少作的並置，反更彰顯兩者間的歧異。油畫與絹畫，究竟是否為同一人親筆所為，委實難以判別。不信者恆可謂其不似，信之者則窘於開解。則郎世寧來華前後的畫風，看來終究是斷裂的。

然郎世寧畫風的斷裂性，或許正是其啓示所在。其傳稱的少時之作，帶來的絕不只是「是耶？非耶？」的疑問。當人們實地走訪郎世寧曾經生活兩年的熱那亞，見其古城區街頭牆

刻板印象，並期能更如實呈現這類問題的複雜性。（註一〇）然在析辨何者為「中」、何者為「西」的過程中，無疑也強化了「中」、「西」之間的涇渭分明。郎世寧風格迥異的老筆與

少作，皆出於同一人之手，或許提供了異中求同的可能性。郎世寧早年油畫的展出，希望也可以是更多新議題的開端。●

本文承蒙蔡明隆神父釋讀義大利文資料，在此謹致謝忱。所有中譯，如無特別註明，均為筆者所為。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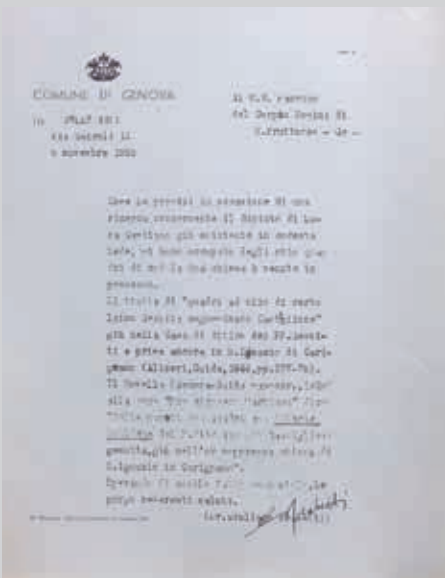
1. Marco Musillo, "Bridging Europe to China: The Professional Life of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2006.
2. Epistolae Josephi Panzi, 1731-1795, Jap. Sin. 185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J], Rome)
3. Federico Alizieri, *Guida artistica per la città di Genova*. Genova, 1847, vol. 1

註釋

1. George Loehr之中文名稱劉兆慧，見〈學術及出版消息：北平最近兩次學術講演〉，《圖書季刊》，新一卷二期（一九三九），頁三五九。其生平梗概見 Susan Naquin, "Appendix: George Robert Loehr (1892-1973): A Belated Obituary," in "Giuseppe Castiglione/Lang Shining 郎世寧: A Review Essay", *Young Pao* 95 (2009): 409-12.
2. 劉氏所著《郎世寧傳》，由義大利東方學會出版（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Pittore di Corte di Ch'ien-lung, Imperatore della Cina. Rome:

-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40)。據此可見，引自 Musillo, 2006: 58。科英布拉的畫作，見 George Loehr, "Missionary 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34 (1962-63): 55.
3. Cécile and Michel Beurdeley, *Giuseppe Castiglione, A Jesuit Painter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Rutland: Tuttle, 1971), 187-88。
4. 聖亞羅尼博士論文尚未完成，預計於二〇一六年發表刊版（Marco Musillo, *The Shining Inheritance: Italian Painters at the Qing Court, 1699-1812*.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16）。
5. Carlo Giuseppe Ratti, *Istruzione di quanto può vedersi di più bello in Genova in pittura, scultura ed architettura* (Genova, 1766), 49，與 Raffaello Soprani and Carlo Giuseppe Ratti, *Vite di pittura, scultura ed architettura genovesi e dei forestieri che in Genova hanno operato dall'anno 1594 a tutto il 1765* (1768, reprint edition, Bologna, 1970), vol.

2. 329-330. 引自 Musillo, 2006: 59。聖伊納爵教堂現為熱那亞國家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Genova）。
6. 即使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以為郎世寧是神職人員。實郎世寧為「非神職修士」，稱「輔理修士」，藉由勞作來修德成聖，雖他們亦發下中貞、守貧、服從等三聖願。
7. Kristina Kleutghen, *Imperial Illusions: Crossing Pictorial Boundaries in the Qing Palace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72-73.
8. 關於郎世寧所繪通景畫的介紹，見 Kristina Kleutghen, 〈造藝如生：郎世寧與通景畫〉，《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五，頁一一一—一二。
9. 如 Marco Musillo, 〈清宮贊助的米蘭藝術：物質性與西方藝術史的再思考〉，《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五，頁一一一—一二。
10. Jonathan Hay, "Toward A Theory of the Intercultural," *RES* 35 (Spring, 1999), 5-9.



1955年11月熱那亞市政府文化局致基督聖體教堂之信

Comune Di Genova
Belle Arti
Via Cairoli 11
5 novembre 1955

Al M. R. Parroco
del Corpus Domini di
S.Fruttuoso – Ge -

Come le promisi in occasione di una ricerca concernente il dipinto di Luca Cambiaso già esistente in codesta Sede, mi sono occupato degli otto quadri di cui la Sua chiesa è venuta in possesso.

Si tratta di “quadri ad olio di certo laico Gesuita cognominato Castiglione” già nella Casa di Ritiro dei PP. Gesuiti e prima ancora in S. Ignazio di Carignano (Alizeri, Guida, 1846, pp. 277-78). Il Novella (Genova-Guida manosc., 1929) alla voce “Pio Ricovero Martinez” dice: “Nelle pareti son quadri con istorie bibliche del P. Pier Antonio Castiglioni gesuita, già nell’or soppressa chiesa di S. Ignazio in Carignano”.

Sperando di aver Le fatto cosa utile, Le porgo reverenti saluti.

(Dr. Giuliano Frabetti)

As I promised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e painting by Luca Cambiaso already existing at your institution, I have undertaken inquiries about the eight paintings which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your church.

My researches concern "oil paintings of a certain secular Jesuit surnamed Castiglione" once in the Retreat House of the Jesuit Fathers and before that in St. Ignatius of Carignano (Alizeri, Guide, 1846, pp. 277-78). The Novella (Genoa-Guide manosc., 1929) under "Pio Martinez Shelter" says: "On the walls there are paintings with bible stories by Fr Pier Antonio Castiglioni Jesuit, once in the now suppressed church of St. Ignatius in Carignano".

Hoping to have been able to be of some use to you, I offer you reverent greetings.

(Dr. Giuliano Frabet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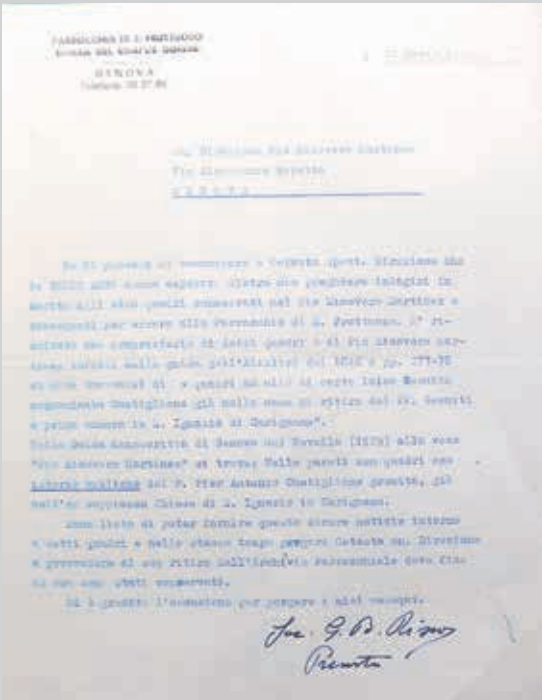
即如先前研究貴單位既有之甘比亞索畫作時所應允的，我已研究了貴教堂所收入的八幅畫作。

我的研究乃關於「某位郎姓（Castiglione）耶穌會俗家會士所繪油畫」，曾放在耶穌會避靜所，更早之前則置於聖依納爵教堂（阿里澤里，《導覽》，1846，頁 277-278）。諾斐勒（《熱那亞導覽》，1929）「馬丁尼茲收容所」條則云：「其壁上畫作繪聖經故事，乃由耶穌會一名為安東尼歐的郎姓神父所繪，原在現已廢止的聖依納爵教堂」。

希望這對您有幫助。敬頌

時祺

（朱利安諾 · 法拉貝提博士）



1956年3月基督聖體教堂致馬丁尼茲養老院信

Parrocchia di. S. Fruttuoso
Chiesa del corpus Domini
Genova
Telefono 30.37.86

li 22Marzo 1956

On. Direzione Pio Ricovero Martinez
Via Alessandro Repetto
Genova

Ho il piacere di comunicare a Cotesta Spett. Direzione che le BELLE ARTI hanno esperito dietro mia preghiera indagini in merito agli otto quadri conservati nel Pio Ricovero Martinez e consegnati per errore alla Parrocchia di S. Fruttuoso. E' risultato che proprietario di detti quadri è il Pio Ricovero Martinez infatti nella guida dell'Alizeri del 1846 a pp. 277-78 si dice trattarsi di “quadri ad olio di certo laico Gesuita cognominato Castiglione già nella casa di ritiro dei PP. Gesuiti e prima ancora in S. Ignazio di Carignano”.

Nella Guida Manoscritta di Genova del Novella (1929) alla voce “Pio Ricovero Martinez” si trova: Nelle pareti son quadri con istorie bibliche del P. Pier Antonio Catiglione gesuita, già nell’or soppressa Chiesa di S. Ignazio in Carignano.

Sono lieto di poter fornire queste sicure notizie intorno a detti quadri e nello stesso tempo pregare Cotesta on. Direzione a provveder al suo ritiro dall'Archivio Parrocchiale dove fino ad ora sono stati conservati.

Mi è gradita l'oocasiona per porgere i miei ossequi.

(Signature)

I am pleased to communicate to your Office that the Directorate of FINE ARTS have at my request don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ight paintings kept in the Pio Martinez Shelter and delivered by mistake to the Parish of St. Fruttuoso.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io Martinez Shelter is the owner of the artworks. In fact in the Alizeri guidebook of 1846, on pp. 277-78, there is mention of "oil paintings of a lay Jesuit surnamed Castiglione once at the retreat house of the Jesuit Fathers and before that in St. Ignatius of Carignano ".

In the book Guida Manoscritta di Genova of Novella (1929) under "Pio Martinez Shelter" we read: On the walls are paintings with biblical scenes by Father Pier Antonio Castiglione Jesuit, once in the now suppressed Church of St. Ignatius in Carignano.

I am pleased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is securely found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se pict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quest your Office to retrieve them from the Parish Archive where until now they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I welcome the occasion to pay my respects.

(Signature)

我很高興通知您，藝術局已在我的請求下研究了那八幅原在馬丁尼茲收容所、卻誤送至聖弗圖索教區的油畫。其結論指出馬丁尼茲收容所應是這些藝術品的所有者。事實上，阿里澤里 1846 年旅遊書第 277-278 頁已提及「郎姓（Castiglione）耶穌會俗家會士所繪油畫，曾放在耶穌會神父的避靜所，更早之前則置於聖依納爵教堂」。

又諾斐勒（1929）《熱那亞導覽》之「馬丁尼茲收容所」條下謂：「其壁上畫作繪聖經故事，乃由耶穌會一名為安東尼歐的郎姓神父所繪，原在現已廢止的聖依納爵教堂。」

我很高興能提供您這些確鑿有據的畫作訊息，同時亦請您至保存畫作的教區檔案館將之領回。

期待能親自向您致意。

(Signature)

*義大利文釋文及英文譯文皆由光啓社蔡明隆神父提供。